



「晉元決心殉國，誓不輕易撤退，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計，在晉元未死之前，必向倭寇索取相當代價，餘一槍一彈，亦必與日寇周旋到底。」——第88師524團副團長謝晉元

A20 ■責任編輯：王昊 ■版面設計：余天麟 2015年8月10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
# 西南聯大歷烽火 傾力教育助抗戰

## 加強工業國防科研 增課程育軍事人才

抗戰爆發，「華北之大，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！」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南遷湖南合組長沙臨時大學；1937年12月南京淪陷，僅維持4個月的長沙臨時大學被迫西遷雲南，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。三校內遷，科研設備、圖片資料損失巨大，而科研環境亦因戰事紛起而受影響。但西南聯大各院所在不放棄原有課程和科研項目的基礎上，結合抗戰之需開展了國防軍事及工業生產方面的研究與教學。在聯大研究者看來，西南聯大辦學9年，不但為中華文化的保存與傳承作出了傑出貢獻，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而言，同樣功不可沒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



■聯大學生丁則良在昆明廣播電台播音。本報雲南傳真

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5月，西南聯大結業北歸復校，西南聯大師範學院留昆明獨立設置，成為如今的雲南師範大學。西南聯大研究者、雲南師範大學80歲的余斌教授和71歲的楊立德教授均為研究西南聯大近30年的資深學者，講起西南聯大對抗戰的貢獻，感佩之情溢於言表。

### 航空相關課程助作戰運輸

余、楊兩位學者介紹，為適應戰時需要，西南聯大在保持原課程的基礎上，開設了航空、無線電、通訊、軍事工程等與軍事相關的多項課程，僅土木工程和機械系就增加了兵器學、堡壘工程、要塞建築、軍用橋樑、軍用結構、軍事運輸等軍事類課程。新增的飛機場設計、航空測量等課題和選修課，在戰時的雲南機場建設和航空作戰、運輸等方面發揮了作用。

1939年恢復的清華大學研究院，除保留原所部外，更專設5個特種研究所，從事軍事、經濟建設等多種專題研究。「航空研究所內遷前規模並不大，但在戰時卻擴大了規模。」楊立德說，先後為航空委員會及所屬飛機製造廠設計飛機模型數種，建起當時國內唯一的試驗風洞，完成的飛機試驗、高空氣象等方面的試驗報告或論文，竟達100餘篇之多。

在培訓抗戰人才方面，西南聯大也有突出業績。楊立德介紹，1940年春，依美國「飛虎隊」陳納德將軍建議，與空軍軍官學校合辦試飛員訓練班，學員中便有首次在昆明上空擊落入侵日機的飛行員。1943年1、2月間，聯大一批教授遠赴大理，培訓滇西反攻所需軍政人員。而聯大編譯和推廣的軍事教材，或為軍事人才培養、或為普及防空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### 戰時廣播助激勵軍民鬥志

1940年8月開播的昆明廣播電台，為戰時中國功率最大的抗戰國際宣傳廣播電台，西南聯大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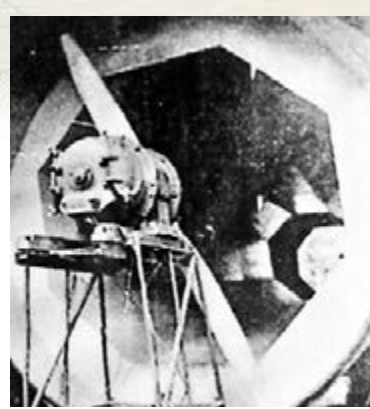
■複製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。記者丁樹勇攝

其思想、學術、人才的特別優勢，全力支持抗戰宣傳，先後在該台擔任特約專員、編輯員、播音員及其它工作的師生達133人次。1942年至1945年間，配合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抗日和緬北、滇西反攻，電台播出大量消息，成為激勵軍民鬥志、反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力量。

聯大各院系主要領導及數十位專家學者，幾乎都到電台作過抗戰演講，形成學科齊全、陣容齊整的專家演講團體，達到抗戰時期廣播宣傳的高峰。以聯大教授為主體的名人演講節目，以抗日救亡為主題，充滿了激昂的愛國主義精神。聯大教授蔡維藩從1941年兼職電台特約專員，直至抗戰勝利。

電台除開設國語、7種外語及4種漢語方言廣播外，還承擔為中美空軍對日作戰導航任務，播音員除正常播音外，還需輪流值守，以備導航之需。當時擔任播音員的聯大學生虞佩青、李宗葉回憶：為空軍導航時需每分鐘2至3次反覆播報本台頻率，直到我方飛機返回。

# 逾八百師生投筆從戎



■西南聯大航空工程學系的小型風洞。本報雲南傳真

800餘，故被以滬甯抗戰中謝晉元部隊的「八百壯士」的稱號譽之。若算上聯大教師和長沙臨時大學期間的從軍者，則遠不止800人。

### 聯大三次從軍潮

「聯大從軍人數遠不止800之數。」上述兩位學者說，「八百壯士」並未包括聯大教師和長沙臨時

雲南師範大學校園東南角的西南聯大紀念碑，其陰面的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學生從軍題名」碑上，鐫刻着聯大戰時從軍的學生姓名834名。

因碑載學生姓名834名。因碑載學生姓名834名。因碑載學生姓名834名。

大學期間的從軍者，「著名詩人穆旦便是聯大教師從軍的代表。」余斌教授說。原名查良鏞的穆旦，與作家金庸（查良鏞）為同族叔伯兄弟，1940年於聯大外文系畢業後留校任助教。1942年2月，24歲的穆旦投筆從戎，加入中國遠征軍第5軍司令部任中校翻譯官，隨軍入緬甸抗日戰場，經歷了九死一生。

事實上，抗戰期間聯大師生有過3次較大規模的參軍潮。許多熱血青年於1937年至1938年棄學從軍，不足兩月，長沙臨時大學至少有295人從軍，或加入前線部隊、或參加戰地服務、或加入軍校、或奔赴延安、或回到家鄉打游擊。1941年，國民政府在大學生中招收飛行員，錄取聯大學生12人，其中5人在後來的戰鬥中犧牲；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中國戰區成立，大批援華人員隨之而來，軍中急需大批翻譯人員，又一批聯大學生從軍，大多隨部隊赴滇緬戰場參戰，其中包括聯大三常委之一、清華校長梅貽琦之子梅祖彥。1944年，聯大200餘學生加入青年軍入緬甸密支那作戰，成為前線的生力軍。

## 歷史遺跡 遍佈校園



■保存完好的西南聯大教室。記者丁樹勇攝

如今，在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，保存了眾多的西南聯大歷史遺存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、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原教室、國立昆明師範學院紀念標柱、「一二·一」運動4烈士墓、「梅園」、「民主草坪」、李公樸、聞一多先生衣冠塚以及鐫刻有聞一多撰寫的《一二·一運動始末記》的石雕火炬紀念柱等，分佈於該校校園。雲南師範大學1985年建「一二·一」運動紀念館，2004年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，2011年成立西南聯大博物館，陳列實物100餘件，圖片230餘幅，並配以大量文字說明材料，是目前內地有關西南聯大及「一二·一」運動歷史資料最多、最集中的展館。

1938年，西南聯大遷入雲南時，文學院、法商學院設於蒙自，稱蒙自分校，4個月後遷往昆明。西南聯大蒙自分校紀念館，於2010年在舊址建並開放。

## 博館年迎客15萬 不乏海外華人

記者曾數度探訪位於昆明師範大學的西南聯大博物館、位於蒙自南湖畔的蒙自分校紀念館，一個明顯的感覺是：參觀者屏息靜氣、莊嚴肅穆。看實物聽講解，置身模擬場景，彷彿與眾大師對話，肅然起敬！而在留言簿上，亦不時有海外華人的留言。西南聯大博物館李姪介紹，該館年參觀人數在15萬人次左右。

在西南聯大博物館，來自重慶的劉女士攜女兒專程前來，讓其感受中國名校和大師的風采。雖身在重慶，劉女士對西南聯大耳熟能詳。在她看來，不參觀西南聯大博物館，枉到昆明。而高中一年級的女兒雖已說不清自己知道西南聯大的確切時間，但在她眼

中，說到中國名校，西南聯大一定是最棒的！為記者作講解的是雲南師範大學大三學生楊佳玲，楊佳玲從入校起，就加入博物館成為學生義務講解員，3年來她已記不清接待過多少參觀者、講解過多少場，但面對不同的參觀者，每一次講解都有不同的感受，而讓楊佳玲最享受且感到收穫頗豐的，是與參觀者的交流互動。記者注意到，目前正值學校暑假期間，參觀者中以青年學生為多，不乏來自雲南省外的旅遊者，他們或結伴而來、或單獨前來，默默地參觀，不時在紀念碑、老教室等建築物前拍照留念。

## 滿江紅譜校歌 抱定必勝信念

聯大與抗日戰爭共始終，辦學艱辛、生活困苦。然而，師生卻安貧樂道，傾心向學，「這源於聯大師生有着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。」余斌、楊立德兩位教授異口同聲，「林語堂大師曾稱聯大生物質上不得了，精神上不得了！」「聯大師生抗戰必勝的信念，在校歌裡得到了很好的體現。」余斌介紹。

余斌說，校歌以滿江紅詞牌而作，馮友蘭所作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稱，「其辭始嘆南遷流離之苦辛，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，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」，至今仍令全世界聯大校友激動，每次聚會必情不自禁唱起這首超越悲壯的校歌。詞曰：「萬里長征，辭卻了五朝宮闈，暫駐足衡山湘水，又成離別。絕微移栽楨干質，九州遍灑黎元血。盡笛吹弦誦在山城，情彌切。千秋恥，終當雪。中興業，須人傑。便一三戶，壯懷難折。多難殷憂新國運，動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驅除仇寇復神京，還燕碣。」

聯大與抗日戰爭共始終，辦學艱辛、生活困苦。然而，師生卻安貧樂道，傾心向學，「這源於聯大師生有着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。」余斌、楊立德兩位教授異口同聲，「林語堂大師曾稱聯大生物質上不得了，精神上不得了！」「聯大師生抗戰必勝的信念，在校歌裡得到了很好的體現。」余斌介紹。

### 共唱「得勝糕」齊聲呼勝利

聯大教授鄭天挺曾在其著作中回憶：聯大時，梅貽琦會招待到昆明的朋友，每當聚餐快要終了的時候，梅夫人總是會親自端着一大盤糕點，上面有四個紅字——「一定勝利」，殷勤地說：「請再嚐嚐得勝糕，我們一定勝利！」這時大家一齊站起來致謝，齊稱「一定勝利，一定勝利！」這正是我們當時一致的信念，也是聯大事業的象徵。



■歡送從軍抗日的聯大同學。本報雲南傳真

